

创美文学馆  
世界经典名著



全景展现十九世纪法国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  
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奠基者巴尔扎克的如椽巨笔  
巴尔扎克的人间，其实没有喜剧

Balzac



# 巴尔扎克 中短篇小说选

[法] 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

[法] 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 /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 郑永慧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  
公司, 2014. 1

ISBN 978-7-5057-3276-6

I. ①巴… II. ①巴… ②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  
说集—法国—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753号

书名	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
著者	[法] 巴尔扎克
译者	郑永慧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10.625印张 230千字
版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276-6
定价	2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导读

巴尔扎克（1799—1850）生于法国图尔市，世人尊敬地都称呼他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而这也仅仅是他自己坚持的结果。实际上他的名字仅仅是奥诺雷·巴尔扎克而已，这并不是什么小事情，巴尔扎克名字前面是否有一个标志“德”，关乎他身世家族的荣誉，这如同德国人敬重“冯”一样。尽管茨威格早就证明巴尔扎克的血统与贵族无关，但他不得不在《巴尔扎克传》中承认：“头衔与高贵的姓氏一直用一种魔力操纵着他。”而这种情结也被巴尔扎克带到了他的文海当中。他被认为是法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与俄国的托尔斯泰并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他的冷嘲热讽中体味到嘲弄背后的不坚决。巴尔扎克到底身处哪个阶级？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但是也很难去解释。他自以为是贵族中的一员，可是他自己过着穷困的小市民的生活，如我们一样，没有工作便会饿死。可即使如此潦倒，骨子里他仍然喜欢贵族的荣耀，然后才是对法国民众的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看破托尔斯泰：“他不是真心走到民众当中去，他只是对贵族阶层的绝望。”不知道放在这里形容巴尔扎克是否过火。作为中国人的鲁迅对自己民族的不幸

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而巴尔扎克恰恰不是，他可以同情下层民众的不幸，可以赞美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可是他害怕他们起来抗争，这个最伟大的社会批判者、对当时社会最不满的愤怒者恰恰不愿意社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正是这位伟大的批判者所无法面对的。郑克鲁先生有言：“《人间喜剧》是对贵族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挽歌，同情落在贵族一边。”确实！巴尔扎克就是这样一个人矛盾体，他深沉却有限。他透彻地摹写了新生阶层（资产阶级）的成长轨迹，他可以毫不吝啬地去揭露巴黎街区和外省的最平凡的琐碎事情，慨叹贵族的末日与无奈，但是他创作的主角永远不是平民子弟。我们不禁要问巴尔扎克眼中人生正确的道路是什么？成为一个伟大的批判者需要望远镜、透视镜、手术刀和一把枪。而那把枪正是护着他勇敢心脏的最后屏障，同时也护住了他的贵族情节。

和所有伟大的作家们一样，他也不小心把自己也压在了笔尖底下。托尔斯泰逃不出《战争与和平》，卡夫卡摆脱不了疯狂的文字，而巴尔扎克也同样摆脱不了这种暴露。自传性质的《蓝柏尔·路易》中可以看出巴尔扎克是个早慧的孩子，在中学时他毫不起眼但是却有自己的想法。读完书后，他却迫不及待地从事务所书记员的椅子上跳了起来，把自己的一生放在一个计划的表格里面。那个表格叫作《人间喜剧》，这被茨威格认为是对命运过早的追问。这个拿破仑的伟大崇拜者，在他的肖像下写道：“我将用笔完成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他发出了誓言，可是路途漫漫。他吝啬的继母为了让他放弃那“下流”的作家行当返回律师事务所当一名稳稳当地书记员，亲自为他在巴黎莱斯堤居尔街九号顶楼租下了一个勉强可以称作“房间”的狭窄、阴暗的由简陋围成的空间，可能整个巴黎没有比这更破的地方了。小说《驴皮记》中还能找到巴尔扎克刚刚创作时候窘境的影子，巴尔扎克创作伊始写了许多后来令他回忆起来都

脸红的东西，比如《系领结之术》和其他一些艳情、神怪小说，这并不比父亲老巴尔扎克写的《偷窃及被杀之防范方法备忘录》和《有关被抛弃和被欺骗之少女的伤风败俗丑闻回忆录》高明多少，难怪其继母如此不看好他。

他创作的基调一开始就奠定了，他没法和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这类富贵老爷的创作相比，他的创作永远被债务包围，而且他一生都没能清偿所有的债务，他没有他们创作的那种从容不迫，文学首先是他的谋生手段，然后才是去构筑一个新的世界景象。他把自己卖给了出版商和书商，用巴尔扎克自己的话说就是“和魔鬼签订了协议”。他的日子拮据到何种地步呢？可能在他写完一叠薄薄的稿纸之时，债主已经来敲过几次门了。不了解他的苦难，怎能看透他作品中的厚重？“时间是人的财富”这句名言，首先是巴尔扎克说给自己的，他在那个只属于他的顶楼上，过着机械的生活：他每天晚上八点早早睡觉，半夜时分，他让人把他叫醒，创作一直延续到第二天的中午，吃完中饭到晚饭时间，他阅读报刊杂志，然后吃完晚饭工作到睡觉。每天他只吝啬地留个这个世界一两个小时而已，正因为如此，他的同胞雨果才在葬词中写道：“他的一生短促却饱满，作品比岁月还多。”而那句“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今天已经被我们引用到走形，其实这句话正是巴尔扎克站在万丈深渊中的宣言。1829年，巴尔扎克终于完成小说《朱安党人》的创作，标志着他的创作由艳情、神怪小说转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正途，被认为是放下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块基石。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赋予文字的统治力丝毫不亚于拿破仑的千军万马，他用自己的笔组建了一支两千四百多人的军队。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来自巴黎和偏僻的外省，他们被派往巴黎富丽的殿堂、挪威的峡湾甚至北非尼罗

河畔的沙漠。这支队伍里有贵族老爷和小姐、有英明的拿破仑、还有小商小贩和农民，其中最多的就是吝啬鬼和金钱人，虽然他们未必招人喜欢，却构成巴尔扎克征服世界的主力。恰如茨威格所说：“他没有考虑去迎合读者的口味，他站在时代的前列创造绝对的价值，他就达到了他最伟大的地步。”

吝啬鬼和金钱人经常出场，成了巴尔扎克的心头肉，拉斯蒂涅更是贯穿了巴尔扎克几乎所有作品。卡夫卡喜欢自己放置一个错乱的世界，太阳、高山和道路匍匐在他的手指头下面，巴尔扎克同样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主人公到了哪里，环境就铺陈到哪里。你打开书时，战场就来到了你眼前。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司令和军队，每个人都在想着那个称之为“美好”的目标厮杀，我们一开始都纯洁无暇、害怕伤害别人、生怕干一点点的坏事，我们的良心还年轻。《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是个和无数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的有志青年，可是他随着高老头的死去而死去了。良心长大了，也会腐败。高老头的死让社会又多了一个恶人，或者说，正常的、心智成熟的人。拉斯蒂涅终于走上了邪路。当他在小说《纽沁根银行》中重新登场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搞银行假倒闭的高手，而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再次出场时，他已经获得爵位，而且当上了部长。阅读巴尔扎克小说如果只看《欧也妮·葛朗台》与《高老头》就仿佛猛喝了一大口烈酒，却不去品味杯中余下的芳香。事实上不读他的短篇小说，根本读不懂巴尔扎克。他的大作《高老头》与《欧也妮·葛朗台》只是他统治力下面的一小片领土，是他尖刀的一个侧面。他写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家，《高利贷者》里面的高布赛克只是一个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品的高利贷者，而《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老头已经懂得了钱币的伟大作用。《纽沁根银行》中的纽沁根已经成为一个高级的金融寡头，这个世界上资产的主人们也在慢慢地行

生出新的品质。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啬，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像我们今天仍然能见到的有钱人那样穷奢极欲、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出了享乐、黄金和混血混在一起的特点。

小说《苏城舞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杂货商确实当上了贵族院议员，贵族有时却沦落到社会底层。道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贵族阶级的衰落和等级门阀观念的破产。当时比较明智的贵族都纷纷与资产者联姻，以维持和加强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地位，谁若死抱住阀阅世家的旧观念，反而会成为人们的笑柄。《猫打球商店》描写了一宗门户不当的婚姻，意在说明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教养对人们的气质有多么大的影响，因而青年男女如果只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结合，往往会酿成终生的不幸，而凭着理智在本阶层中选择配偶，结局则会好得多。《红色旅馆》中的法国青年普罗斯佩·马尼昂由于有过谋财害命的念头而悔恨不已，认为自己确实有罪，良心极为不安，无法宽解。杀人犯泰伊番也因此而精神受到刺激，始终有负罪感。《玄妙的杰作》结合了狄德罗关于绘画的精辟见解，得出自己的结论“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在于再现自然。”同时巴尔扎克又十分重视形式表现的张力，认为应该把美和形式黏合到一起，必须经过“长期的搏斗”，才能抓住形式。《沙漠里的爱情》也是一篇能令人回味的深沉之作，作者显然以人兽的爱情来衬托人与人冰水一般冷漠的关系。文中主人公在讲到这段经历时讲到“我看哪里都比不上沙漠”，“那里没有人，只有上帝”。的确是这样，他在人类社会感受不到的东西，在沙漠里感受到了。



《钱袋》中，作者一反常态地将友情、亲情、爱情的纯善作为重点来描述，不再讲述钱的故事，融入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和认识。《钱袋》既是作者创作理想与主张的表现，也是作者思想演变发展的阶段性体现。《无神论者做弥撒》作品表现了德斯普兰大夫，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由于他习惯出色地解剖没生出来的、活着、死去的人体，他并没有发现人的肌体里有灵魂。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抨击弥撒是闹剧，然而德斯普兰不止一次去教堂做弥撒，诚惶诚恐地走进教堂，恭恭敬敬地跪在圣母面前。德斯普兰这个思想和行动的矛盾，两种不能相容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成了一个谜，产生了吸引人和震撼人的力量。而事实上真正震撼、救赎他的那个人是我们眼中再普通不过的挑水夫，让我们唏嘘不已。

事实上，这也仅仅是巴尔扎克文字海洋的一个浅湾而已，那部超越他整个人生的《人间喜剧》在1841年被庄重地写入创作计划中时，竟然包括137部小说！而且这个宏伟的建筑包括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而作为创作主体的“风俗研究”更是包含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门类，许多人纷纷慨叹，巴尔扎克的海洋比整个法兰西还要大，尽管只完成91部小说而已，可“法兰西的风俗史”对《人间喜剧》来说并不是溢美之辞。正因为如此，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词中写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当中，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更多的概括与评介恐怕只会剥离小说的真实面貌，还是由亲爱的读者去品味巴尔扎克的壮丽吧。

编者

## 目录

- 导读 /1  
苏城舞会 /1  
猫打球商店 /62  
红色旅馆 /122  
玄妙的杰作 /159  
沙漠里的爱情 /189  
钱袋 /203  
无神论者做弥撒 /237  
纽沁根银行 /256

## 苏城舞会

献给亨利·德·巴尔扎克

——他的兄弟奥诺雷

德·封丹纳伯爵是普瓦图<sup>①</sup>地方阔阀世家之一的家长，在旺岱党人<sup>②</sup>和共和政府开战期间，曾经很机智和很勇敢地波旁王室服务过。在近代历史上这段动乱时期中，这些保王党的领袖人物遭遇过很多危险，在逃过这些危险以后，伯爵常用愉快的口吻说：“我也是为王室而战死的人呀！”这句开玩笑的话倒也不过分夸大，在事变流血的日子，伯爵是曾经倒在死人堆里的。这个忠心耿耿的旺岱党人由于财产被共和政府没收而家道败落，然而他始终拒绝拿破仑皇帝给他的高官厚禄。对于贵族阶级的一切传统他是坚守不渝的，因此在他选择配偶的时候，也不加考虑地遵从这些家教。他拒绝了一个在革命时期中起家的暴发户的富有亲事，娶了一个穷困的

---

① 普瓦图 (Poitou)，法国的一个旧行省。

② 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后，教士和贵族的财产被没收，特权被取消，大部分教士和贵族逃亡。有许多贵族以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为首，集结在法国西部旺岱 (Vendée) 一带，称为旺岱党人，拥护法国波旁王朝复辟。1793年3月，在旺岱的流亡贵族举兵叛变，战事延续了两年，卒告失败。普罗旺斯伯爵逃往英国，拿破仑失败后返国袭王位，号称路易十八。

德·盖嘉路爱小姐，这位小姐的家族是布列塔尼地方最悠久的阀阅门第之一。

德·封丹纳伯爵有一个子女众多、负担沉重的家庭，第一次复辟时代<sup>①</sup>的到来，对于他是很意外的一件事。虽然他并不想去谋求赏赐，却拗不过妻子的意思，终于离开他的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开支的采邑，到巴黎来了。他的旧日伙伴，一个个都在贪婪地钻研宪法上所赋予的地位和荣誉，这种情形很伤他的心，他正想回归家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内阁的公文，一个相当出名的部长宣布将他晋级为少将，因为法令规定所有以前旺岱党军队里的军官，都可以将路易十八未即位以前的二十年，算入自己的服役年龄里。几天以后，不必他去请求，荣誉团十字勋章<sup>②</sup>和圣路易十字勋章<sup>③</sup>又自动地赏赐给他。这些接连而来的恩宠，动摇了他回乡的决心。他认为这些恩宠是王上还记得他的缘故，因此，本来他只是每礼拜天带领全家到杜伊勒里宫<sup>④</sup>御花园的将军室里，等亲王们到圣堂去的时候，恭恭敬敬地喊“我王万岁”，现在认为这样做不够了，他请求王上赐他特别进谒。他的请求很快被获准，但接见时没有什么特别。宫廷里济济一堂都是些多年的臣仆，头上都戴着扑粉的假发，从高处望下来，就像铺了一条雪白的地毯一样。他在那里遇见了好些旧日的同僚，他们对他相当冷淡，只有那些亲王们显得“可爱无比”——这句形容词是他受宠若惊时脱口而出的——因为有一位他以为仅仅知

---

① 第一次复辟时代，指1814年4月，拿破仑被各国联军打败，逃亡在英国的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随外国军队回国，就位为路易十八。

② 荣誉勋章（Légion d'honneur），1802年拿破仑所创立。

③ 圣路易十字勋章，军功勋章，戴者须信仰天主教。1693年根据卢森堡元帅的建议，由路易十四创立。

④ 杜伊勒里宫（Les Tuileries），在巴黎，革命时代中央政府所在地，帝国时代皇帝居所；1871年被焚，它的花园至今尚存。

道他的名字而不相识的优雅的亲王跑过来和他握手，称赞他是最地道的旺岱党人。尽管他得着这个光荣，那些高贵的亲王们却谁也不想不起问问他的损失有多少，也不提起他慷慨解囊捐助给旺岱党军队的大量金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稍为晚了一点——战争的费用是要归他自己负担的。到谒见将近结束时，他用暗示的语气提了一提自己目前所处的窘境，许多贵族的境遇正和他相同。王上很高兴地笑了起来，一切耍弄聪明的谈话都使王上觉得有趣；王上用一句王室的玩笑话来回敬他，语气很婉转，然而这种温和的语气比愤怒的责骂更为可怕。一个心腹宠臣马上走近来，用微妙和有礼貌的语气向斤斤计较金钱的旺岱党人暗示：现在还不是和王室算账的时候，这里有些账单比伯爵的拖延得更久，而它们大概可以被当做革命史料了，伯爵很小心地从可敬的人群里退出来，离开那些很恭敬地在王族面前围成半圆形的朝臣们，费了一些气力理好缠在瘦长的双腿间的佩剑，穿过宫廷前院，走上他的停在皇宫外面的马车。伯爵也是一个脾气固执的老贵族，还忘不了同盟之战<sup>①</sup>和巷战的日子<sup>②</sup>，因此他一上马车就不顾一切地高声抱怨宫廷里的变化。

“以前，”他说，“谁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和王上谈论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贵族们可以随意请求王上赏赐恩典和金钱，而今天向王上讨回自己在服役期垫出的金钱，就非出乖露丑不可！呸！圣路易十字勋章和少将的级位真抵不过我为了王室而花掉的三十万里佛尔<sup>③</sup>。我要到王上的办公室里去，当面再谈个清楚。”

---

① 同盟之战（Guerre de la Ligue），又名三个亨利之战，是16世纪时亨利·德·居兹（Henri de Guise），法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德·纳瓦尔（Henri de Navarre）三个人领导的战争，表面上是天主教徒反对新教徒，实际要推翻亨利三世。

② 巷战的日子，这里是指1588年5月12日同盟党徒反对亨利三世的巷战，巴黎街上筑起了街垒。

③ 里佛尔（Livre），法国古币，后为法郎所代替。三十万里佛尔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这一场接见像一盆凉水向伯爵的满怀高兴浇下去，以后伯爵一再请求进谒，始终没有回音。更使伯爵心灰意冷的，是他眼看着以前拿破仑皇朝的新贵现在又爬上若干重要的职位，这些职位在过去是保留给阀阅门第的贵族的。

“一切都完了。”一天早晨他说，“王上肯定是一个新派人物。如果没有那位坚持先朝旧制和爱护忠心臣仆的御弟<sup>①</sup>，我不知道法兰西的王位会落到什么人手中去，假使这样的制度能够继续的话。他们的所谓立宪制度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一种，永远不能适合法国国情。路易十八和伯尼奥首相<sup>②</sup>在流亡时期已经早就把一切都弄坏了。”

绝望了的伯爵很高贵地放弃了一切补偿损失的要求，准备回归家园。这时候，3月20日的事变<sup>③</sup>来了，新的风暴威胁着要吞没那位合法的王上和他的拥护者。宽宏大量的人是不在落雨天开除他的仆人的，德·封丹纳也像这些宽宏大量的人一样，放弃了回乡的计划，把他的采邑抵押出去，借了一笔款子，跟着王上逃亡，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一次逃亡的结果是不是会比上一次的效忠更为有利。不过，他是亲眼看到那些陪同王上逃亡的人，比那些在国内拿着武器反对共和政府的勇士，更得王上的宠爱，也许这一次他也希望到外国走一趟会比在国内进行冒着生命危险的活动更加实惠。这一次他的打算并不是写在纸上好看而结果一团糟的失败的投机，依照我们的外交家们所说的一句最聪敏的俏皮话，他成为追随王上逃亡到比利时的“五百个”忠臣之一，也是追随王上回朝复位的“五万个”忠臣

---

① 御弟，指未来的查理十世，在法国宫廷中称他为“先生”，是一个非常反动的人物。

② 伯尼奥（Claude Beugnot，1761—1835），路易十八的首相，著有《回忆录》。

③ 1815年3月1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来，直向巴黎进军，3月20日路易十八被迫逃到比利时。拿破仑复位后做了一百天皇帝，在滑铁卢一役败北，再度逊位，路易十八重新返国，这是波旁王朝的第二次复辟。

之一。在短短一段逃亡时期，德·封丹纳很幸运地得到路易十八交办的一些差使，因此他有不少机会向王上表白他的忠心耿耿的政治品质。一天晚上，王上闲着没事，想起了德·封丹纳在杜伊勒里宫中所说过的话。德·封丹纳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用相当巧妙的词句将自己的过去叙述了一遍，以便这位记忆力极强的王上，在适当的时机会回想起来。这位小心谨慎的老贵族，曾经用很高明的手法润色了几件公文，使擅长文学的路易十八对他巧妙的文笔极为欣赏。这点小小的特长，使德·封丹纳也成为王上时常记忆着的最忠心的臣仆之一。路易十八第二次回朝复位以后，伯爵被封为特命全权钦差大臣，到各省去审问这次事变中的贰臣。他倒没有怎样滥用职权。任务完毕以后，这位大法官高踞在议院的交椅上，变成了下议员，说话的时候少，听人说话的时候多，自己以前反对宪政的政见有了显著的变动。后来不知道一些什么机缘，使他愈来愈受王上的恩宠，以致有一天狡猾的王上召见了她，见到她进来时就说：

“我的朋友封丹纳，我不想封你做什么大臣或者部长。如果我们真的是人民的‘公仆’，由于我们的政见，我和你两人是不能安于位的。议会政府有这一点好处，它省掉了过去我们亲自罢免阁员的麻烦。我们的议会是一所旅馆，公共舆论时常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旅客。不过，我总知道应该怎样安置我的忠臣的。”

这一段非常含蓄而意味深长的话是序幕，跟着来的是一纸公文，授权德·封丹纳掌管王家的特别禁地。由于德·封丹纳心领神会地倾听王上那番含讥带讽的谈话，以后每逢遇到要设立什么委员会，如果委员会的官禄优厚，王上总要提到德·封丹纳的名字。德·封丹纳很乖巧地一点也不宣扬王上赐给他的恩典，还会用很高妙的手法来维持王上对他的宠爱：每逢在王宫里闲谈的时候，他总娓娓述说当时政界和外交界的秘事逸闻，路易十八爱听这些新闻，正如他

酷爱那些写得很好的便条和短信一样。凡是政界里的一切琐碎新闻，都能讨他欢喜。

德·封丹纳的机智、乖巧和健全的判断力，使他全家老幼都能共沐王恩，就像他自己对王上所说的一样，家中每个人都像一条蚕虫在国家预算的桑叶上啃食，不管他的年纪多轻。因此，由于王上的恩典，他的长子在终身职的司法界得到很高的职位。次子在第一次复辟以前还是个队长，第二次复辟以后就立刻晋升为团长，趁着1815年的混乱机会<sup>①</sup>调到王家禁卫军里，往返调了几次，最后经过特洛卡德罗战役<sup>②</sup>之后，就成为禁卫军的中将指挥官。第三子起先是县长，不久就升为巴黎市的区长，还兼了议院的一个官职，地位稳固，不受内阁变动的影响。这些不耀眼的恩典，像伯爵身受的恩典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像雨点那样落到他们身上。虽则父子四人每个人都兼了相当多的挂名差使，领着干俸，以致他们的入息比得上任何部长，却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嫉妒。在宪政实行的初期，很少人捉摸得着国家预算里的那些太平的区域，只有狡黠的宠臣能够在这里攫取到等于已经取消的修道院管区<sup>③</sup>的肥缺。德·封丹纳以前是以从未读过大宪章<sup>④</sup>自傲的，而且对于那些贪婪地钻营的朝臣表示愤怒，现在他也赶紧表白他自己正和王上一样，完全了解代议制度的精神和策略。不过，即使他的三个儿子都有稳固的前程，即使有四个官职加起来的优厚入息，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德·封丹纳一时还未能恢复他的全部家业。三个儿

---

① 指拿破仑做百日皇帝的那次动乱。

② 特洛卡德罗（Trocadero）是西班牙加蒂斯海湾的一个要塞，1823年为法军占领。法西战争是路易十八朝代的最后一件大事。

③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教会富有地产。法国君主主要赐恩给幸臣，就赏他一个修道院管区，他不必真的去管理，只是每期征抽该修道院的收入的几分之几而已。

④ 路易十八第二次复位以后废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恢复了他在1814年自己钦定的宪法，称为大宪章，推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



子固然有了充分的功名、王恩和才干，然而他还有三个女儿，他害怕过多的要求会引起王上的厌倦。因此他只向王上提起这三个急于待嫁的处女中的第一个。王上本着好事做到底的精神，开口作伐，把德·封丹纳的长女许配给税务局长普拉纳·德·博德里。王上说这句话虽然不花一文本钱，但是这句话的价值抵得上万贯家财。有一天晚上王上闲着无聊的时候，听说伯爵还有第二个女儿，便微笑着做主把她许配给一个出身微贱然而新近被王上封为男爵的有钱而且有才干的官员。过了一年，德·封丹纳又向王上提起他的第三个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王上用他的低微而尖锐的声音说：

“我爱柏拉图，然而我更爱我的国家。<sup>①</sup>”

几天之后，王上写了一首他自称为“讽谕诗”的四行诗，赠给他的“朋友”封丹纳，嘲笑他把自己的女儿用“三位一体”的形式巧妙地介绍出来。

“但愿陛下能将这首‘讽谕诗’改为‘祝贺新婚诗’。”伯爵说，想把事情挽回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就算我找到诗韵，我也找不到理由。”王上粗暴地回答，他不能容忍人家拿他的诗来开玩笑，即使是最轻的玩笑。

这一天以后，君臣间的关系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伯爵的第三个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像所有排行最幼的孩子一样，被所有的人宠坏了。这位爱女的婚姻是最难缔结的，因此王上的冷淡态度，就更增加了德·封丹纳的烦恼。要明白这些困难，必须将伯爵的家庭内部情况说明。伯爵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公馆里，开销是向公家报销的。爱

---

① 原文是拉丁文，“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Natio”，出自阿莫纽斯的《亚里士多德传》，意思是，圣人所说的话很重要，然而也要这句话符合真理，就像我们很敬重柏拉图，然而国家的利益更超过我们对圣人的爱。路易十八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事情很重要，然而也要这件事情符合国家的利益。